

# 『女犯』



·蔡隆衛·

小娟是惠美的長女，烏亮的眼睛，蒼白的皮膚，一張逗人的甜臉，雖然才三歲，可是比他的哥哥小明還聰明呢！相反地，他的哥哥總是常常生病看醫生，害得惠美的先生志忠經常向公司的會計透支薪水來應付醫藥費。

那天，剛剛是小明滿五週歲後的第三天上午，小明又發高燒了。惠美急急忙忙地來不及打扮修飾，就抱着小明匆匆忙忙地去找魏醫師。魏醫師說：「可能又是上呼吸氣道感染，吃兩天藥打一針，後天再來看？」

過了兩天，燒還是不退，小明又被打了一針，吃抗生素與退熱藥，燒才退到三七度半。可是，次日燒又升到三九度，惠美不得已又帶小明和小明的爸爸去看魏醫師。

這一次，魏醫師說：「小明得了麻疹。」過幾天會發皮膚疹，不要怕，多給他開水喝，還有每天吃藥，有急症時立刻打電話來叫我去府上往診。」

志忠夫婦聽說小明是得了麻疹，不太要緊，這才鬆了一口氣，照着醫師的囑言，安心地回去。

小明麻疹後的第十天，惠美發覺小娟有豆花樣的腹瀉，而且發高燒，眼睛好紅，又打噴嚏。魏醫師說：「小娟已在出麻疹了，這一次林太太一定比上次有看護孩子的經驗。」

惠美：「多虧大夫給我們這麼多照顧，真麻煩您了。」

「那裡！那裡！這是我應盡的責任與義務。」

「昨天晚上十二點多，小娟發高燒，不久就發生抽痙，我給她吃紅包的，一會兒燒退了，可是仍舊會抽痙。大夫，你看他今天不知怎地變成這麼愛睏相。」

「噢唷?!」魏大夫的臉色一下子沉下來。他默思了好一會兒，然後聽聽打打，再偏過頭對林志忠說：「我看小娟可能已合併腦炎，我勸您還是讓她住在我的病房裡看看，您的意思怎麼樣？」

林志忠聽了魏醫師的話，馬上把眼睛投向他的

太太。同時焦急地問醫師：「大夫，您看要不要緊？」

「這個，這個目前不敢確定，治幾天看看。」魏醫師聳聳肩苦笑地回答。

就這樣小娟住在魏醫師的病房。魏醫師怕自己不能勝任，還特地從他的母校請來王教授、張教授一同商討治療方法。過了十幾天，小娟的麻疹全消退了，但是仍然神智不清，左手面向後翻轉，兩隻小腿向裡收縮，哭起來也好像很沒力氣，只張個大嘴。昔日的可愛女孩子，如今只剩下一片記憶。

「我看令媛的腦炎後遺症是在近期裡無法恢復的最好不妨您們帶她回家在家裡養病，有什麼事請不要客氣來找我。還有要多多給她做運動，盡量不要使肌肉萎縮。」

林太太把小娟帶回家後，並不灰心。她開始遍訪國內名西醫，可是，不是藥石罔效，就是聽到醫師說：「這種病我不會治療。」接着又開始找中醫，有的用針灸，有的用湯藥，到後來還是白費心血白費錢。

慢慢地，林太太林先生開始承認他們有一個癡呆女兒。

「媽媽，怎麼妹妹現在連叫哥哥都不會了？」  
「噢！小明乖，妹妹現在在睡覺，明天才叫你哥哥好嗎？」

「啊！明天?!那個明天小娟才會再叫哥哥？」林太太心如刀割。

又一年過去，小明開始上幼稚園。不久學了好多的娃娃歌，還會做很多勞作品，回來要教妹妹唱或送給妹妹，可是小娟仍然木木然，一點反應也沒有，甚至連拿都不知道拿。有一次小明放學回來，爬到他妹妹的床上要逗妹妹玩，碰巧妹妹在床上大便，他不小心弄得一身臭。哭着下床去告訴媽媽。

「媽媽！我不要妹妹，妹妹都不會走，也不會同我玩，媽媽給我換一個妹妹哦！媽媽。」

「……………」惠美勉強忍住她的眼淚，把頭向上仰讓眼淚從鼻孔泄出。

最近惠美開始發覺她不喜歡小娟，可是再一想

，她是她的女兒，再不好也是自己的骨肉呀！喂！養這樣一個完全殘廢的孩子有什麼意思？」林太太想了幾年幾月也想不到他應該怎樣做。

養下去也沒有用，不養也拋不開。

「啊！萬能的上帝，不要這樣為難我，假如祢要讓小娟留在我身邊那就讓她病好，如果祢不，即請祢把她召回祢的身邊。」

惠美每天夜裡這樣祈禱，請求上帝做「最後的定奪」，但是上帝一直不理睬這句祈言。

可憐的是惠美始終不敢把這樣的觀念告訴他的丈夫。因為她的丈夫在小娟出院回家時會說：

「不管如何，小娟永遠是我倆生命的延續，我們只有幫助她的義務，她有活下去的權力。任何人不能……。」

惠美點點頭，依在志忠的身邊緊緊地，她怕志忠再說下去。

「我看林太太前世一定做了什麼孽，才生了這麼個呆子來討債。」

「說不定林家遺傳病，聽說林先生的弟弟生下來的時候就有一顆牙齒。」

「啊！那一定是梅毒再不然就是淋病。」

「哼！我早就知道林家的種不好，那年，我苦勸惠美不要嫁他，她偏偏不聽老娘的話，今天才生這麼一個討債鬼。妳看！我妹妹那時候要被林家看上了，那可就苦命一輩子了。那裡能像現在這麼好命，先生替他燒飯、洗衣、抱孩子而她樂得整天跟我們八纏八纏的。」

「呀！哎呀！林太太來坐！來坐！」一位胖太太提著高嗓子。

「謝謝您，張太太！張先生剛才打電話到我家，說中午不回來吃飯。」

「麻煩你了，林太太。」

「那裡！那裡！」

出了張家，林太太幾乎支持不住了，此刻她誰也不恨，她只恨她的女兒為什麼這樣不給她留面子，但是女兒是無辜的呀！對了，所有的醫師都是笨蛋的集團。飯桶和只要錢的賤人。

黃昏，志忠下班回家，一眼看見自己的嬌妻兩隻眼皮腫腫的。「惠美，妳哭了？」不說還好，一問之後，她的眼淚像斷了線的串珠……。

「告訴我，惠美，為什麼？」他讓她的頭埋在

他結實的左臂裡，右手撫摸著她的秀髮。

她哭得更厲害，也不知道該說些什麼？

小明聽見媽媽的哭聲，跑來對着他母親用手直劃雙頰。

「媽媽愛哭鬼！不要臉在哭！」惠美看見小明來了，脫開了志忠，去抱小明，小明看媽媽哭個不停，害怕得也隨著哭起來，那趟在床上的不知何時也隨著共鳴了。

林先生趕緊去抱小娟，又回來認真地問：

「惠美，到底怎麼回事，人都好好地哭什麼嘛?!」

到了晚上，終於惠美說出了他所要說的話：「志忠，我不要小娟。」

「別開玩笑，那怎麼可能，別忘了，小娟是我們的骨肉。」

「記得不？那年在西山，我告訴過妳，「一草一木一點露」，草都能活下去，何況是我倆的孩子。……………」

「志忠，我不要小娟。」惠美的心已降至冰點。

星期五上午十點。

一隻修長白嫩的手輕輕地放在一個名字叫林小娟的額子上，另外一隻手壓在一棵奔跳的心上。

躊躇了好一會兒震顫的手開始下壓，婦人的眼淚在崩堤泛濫。

「卡號！卡號！」婦人聽到這掙扎的氣道阻塞聲音，立刻軟手了。她實在壓不下去。

一切又回到十秒鐘以前的動作。

忽然，婦人好像下了更大的決心。再一次，壓！壓！壓！

「卡號！卡號！」婦人又止手了。

婦人開始第三次自言自語。這一次她把雙手都一起放在那根酒瓶粗般的脖子上。壓！用力壓！使勁壓！

「卡號！卡號」，她叫着「不放！不能放！」

一下子「卡號」沒有了，手脚也不掙扎了，小眼睛發濁。這可糟了！「小娟！小娟！」什麼動作也沒有。

啊！我怎麼辦?!「小娟！小娟！」她搖擺着她趕快，計程車！魏醫師！

「密斯李，趕快吸痰」

「密斯陳，趕快準備氣管切開手術。」